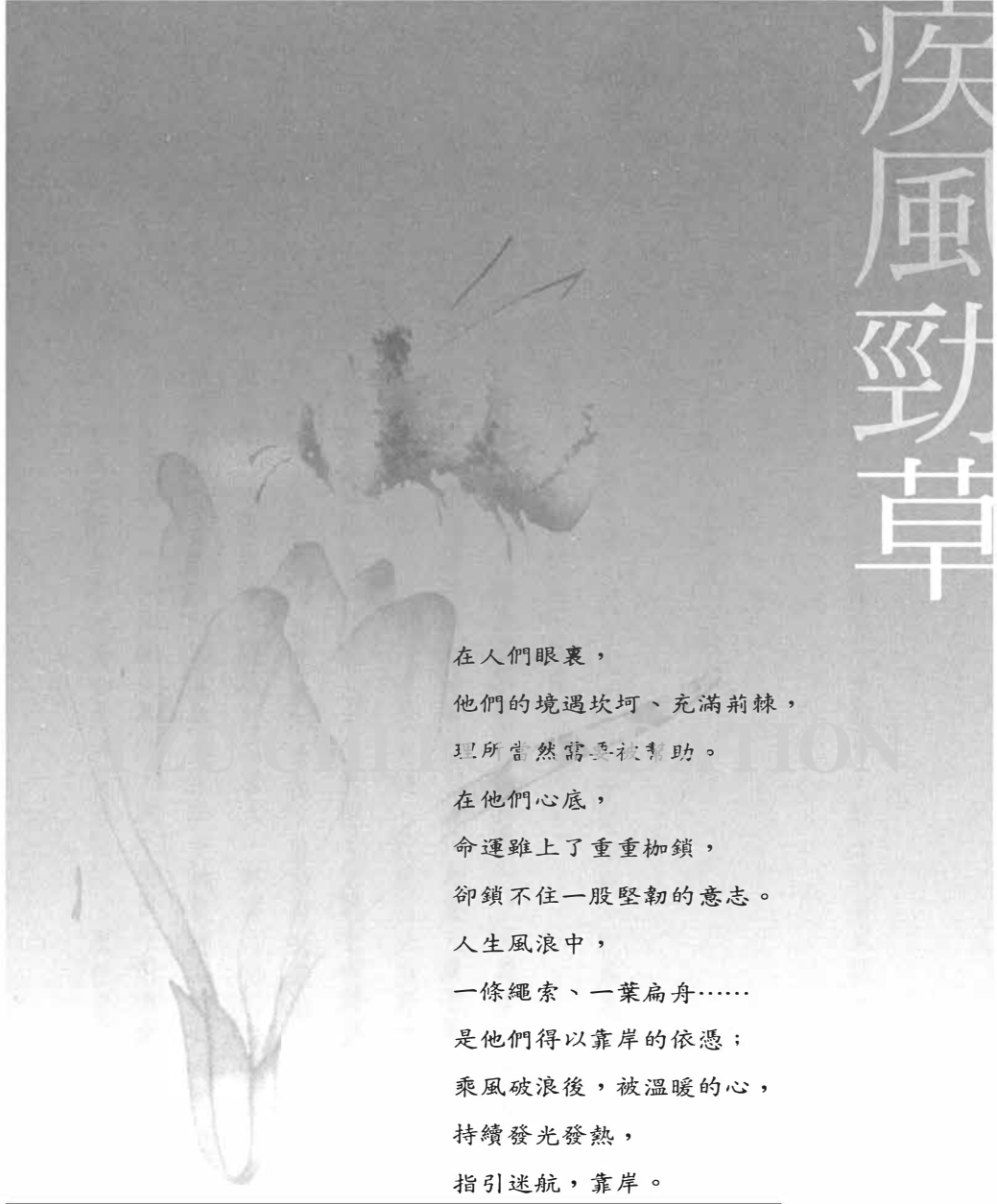


疾風勁草



在人們眼裏，
他們的境遇坎坷、充滿荊棘，
理所當然需要被幫助。
在他們心底，
命運雖上了重重枷鎖，
卻鎖不住一股堅韌的意志。
人生風浪中，
一條繩索、一葉扁舟……
是他們得以靠岸的依憑；
乘風破浪後，被溫暖的心，
持續發光發熱，
指引迷航，靠岸。



TZU CH FOUNDATION

【第二部】

疾風勁草

樂生臉譜

· 生命之歌 ·



「說捐款，很慚愧，因為我們是靠社會照顧，是在向社會貸款。」九二一地震後，三百多位樂生療養院病友累積的捐款，已超過一百萬元，都是他們省吃儉用存下來的，甚至是「棺材本」。

走進樂生療養院，挺拔的大王椰子樹夾道聳立，五顏六色的花朵散落在綠叢芳草間，沿路除了偶爾聽到的鳥鳴聲，靜謐得連自己的呼吸聲都聽得很清楚。

漸漸往山坡上走，可見一處處低矮的紅磚房舍及舊式樓房；幾個老人家坐在樹下聊天，怡然自樂，看見我就舉起手向我微笑、打招呼。



忽然覺得自己就像武陵少年，正不經意地闖進一處遺世的小村莊。



樂生療養院位於台北縣新莊市一處小山坡上，成立於一九三〇年，早期是強制隔離麻瘋病人的收容機構。當時麻瘋病被視為不治之症，家中如果有人罹患此病，通常是被遺棄於此，從此不再相見。

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院友們活生生被社會隔絕了，但他們仍經營出屬於自己的生活模式。種菜、養雞鴨、做加工，就這樣在自己的小社會活過了半個世紀，至今四百多名院友大部分已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

一九七八年，證嚴法師初訪樂生，探知院友們的生活狀況不佳，便由慈濟每月補助兩萬多元，聘請看護及補貼伙食費；並重修重癱區「朝陽舍」，讓住在其中的院友不再擔憂颳風、漏雨、蚊蠅侵擾，或是被不平的地板絆倒。

慈濟對樂生的援助直到一九八三年，因院友們主動要求而停濟；因為他們決定將手心朝下，以有限的力量，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來回饋社會的溫情。

捐出「棺材本」

金義禎伯伯是院內佛堂——棲蓮精舍的社務委員會會長，他說院友們每月領取政府生活補助金一千八百元，除了繳交每月公炊費一千五百元，以及看病、買日常用品外，其餘都存下來當棺材本；但是每當耳聞慈濟籌建重大建設或海內外救災的消息，院友就將這筆省吃儉用存下來的錢捐出，甚至還去打工賺錢。

九二一大地震後，院友更發動多次捐款，第一次捐款在九月二十四日就匯集送達慈濟。如今三百多位院友為九二一累積的捐款，已經超過一百萬元。

「我們的能力雖是杯水車薪，但我們都很有心，因為我們知道希望工程需要龐大的經費，而孩子們的教育是不能等的！」金伯伯說。

「說這是捐款，我們很慚愧，因為我們是靠社會照顧，是在向社會貸款，是負債。」金伯伯雖然已經八十高齡，雙腿需以拐杖助行，但是腦力、精力不輸給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尤其對於慈濟近期推動的事務、證嚴法師說過的話如數家珍。



金伯伯說，他每天都會收看大愛電視台，《慈濟》月刊都是從第一個字看到最後一個字，不只看，還用心記下來，好說給院友們聽，激勵大家參與的動力；所以不管是十多年前蓋慈濟醫院、一九九九年的土耳其賑災或是九二一希望工程，總有百位院友踴躍捐款。

從雲端跌落谷底

金伯伯是江蘇武進人，二十九歲即官拜少校，擔任作戰參謀，正值意氣風發、前途似錦之時，卻罹患癲瘋病，宛如從雲端狠狠摔落谷底。

「剛開始到樂生，我無法接受現實給我的打擊，就故意讓病加重，不吃飯、不睡覺，每天等死。」

金伯伯說，癲瘋病最可怕的，除了使人外觀變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外，發作起來簡直痛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那種痛是神經痛，全身流動性的，每到夜深人靜時，所有痛全部都來了，一下手痛，一下背痛，我常常痛得在地上打滾到天亮，但又不能叫，怕吵到別人，那種樣子真像發瘋。」因為太痛了，有一次他竟吃了

兩百多顆止痛藥。

七、八個月後，他倒下去了，以為從此不起，沒想到竟能活到今天。在病倒那段期間，他體悟到其實使自己倒下去的不是病，而是自己的心；在接觸佛法後，他更產生一股超越自己的力量。

「病了兩年，我才漸漸好起來，這時身體都變形了，我知道再也回不了軍隊，但是我想在這裏也可以貢獻所長，我可以去關心院友，幫助他們。」因為金伯伯書讀得多，許多不識字的院友常常請他代寫書信，那時的雙掌早因病菌侵襲，只剩下幾根扭曲變形的手指頭，提筆寫字簡直比扛鋤頭還辛苦，但是不管多少人請他幫忙，就算要挑燈夜戰，他也一定答應。

如果遇到自暴自棄的院友，他會耐心地鼓勵他們站起來，因為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許多人都深受感動而勇敢與疾病抗戰下去。由於大部分的院友都是本省人，金伯伯便下定決心學閩南語，現在他的閩南語可比道地的本省人還流利呢！

擔任佛堂會長三十八年來，金伯伯帶給院友們的，不只是一種活下去的勇氣，還有關懷社會的力量與精神。



「早在二十多年前，大部分院友就從慈濟的照顧戶變成會員，每月繳交一點錢去幫助貧困者。我們想要告訴社會的是：我們不總是弱勢、被憐憫的，我們也可以對社會付出關懷，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九十二歲的看護

金伯伯說，院友們也會相互幫忙，較健康的院友會照顧重癱的院友，這些照顧者中不乏八、九十歲的老人家。

他特地帶我去「朝陽舍」拜訪癱瘓或行動不便的院友。在路上碰到慈眉善目的黃貴全伯伯；金伯伯說，黃伯伯是朝陽舍的「特別看護」，每當院裏的工作人員下班，他就負起同房院友的一切看護工作，例如清糞便、洗衣服、倒茶、餵藥等。

「你知道嗎？他已經九十二歲了！」聞言，我呆了半晌，因為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像，不僅氣色紅潤，講話也敏捷有力，當我還在振筆疾書記下他的話時，他忽然一溜煙就不見了，原來跑去為院友們送晚餐（下午四點是院友的晚餐時間）。

當我看到他拖著一隻稍殘的腳，奮力地想讓自己走得更快，以便趕緊送餐給院友們吃，內心的感動久久不能自己。

金伯伯說，黃伯伯很盡責，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一點也不含糊，他也將自己的存款捐出，作為希望工程的建設基金。

俐落「發糕」手

來到莊細、翁月及蔡玉志婆婆的房間，她們正在用晚餐。「呷飽沒？歹勢！阮呷的真簡單，沒啥米可以請你！」她們吃的菜，果真只是三樣青菜。

「他們都捨不得將每月的補助金拿來加菜，因為那是要省下來捐給慈濟重建學校用的。」金伯伯說，莊細婆婆連過年時姪孫給的一萬元紅包都捐給慈濟。

聽到金伯伯的讚賞，莊婆婆不好意思地說：「這是沒啥米，阮想說，將錢拿去蓋學校，對囡仔有好處，囡仔是根本，咱們的希望啊！」

七十九歲的莊婆婆行動不便，最近又不小心跌了一跤，右腳用紗布包紮著，「腳這樣又要麻煩阿月仔！有夠歹勢！」



莊婆婆說的阿月仔就是翁月婆婆，近七十歲的翁婆婆是這間病房的「特別看護」，她和黃貴全伯伯一樣都是和需要照顧的老人住同一間，以便二十四小時照顧他們。十多年來，她陪著這些癱瘓院友度過每個日出日落，當他們臨終，還為他們料理後事。

因為莊細婆婆雙腳不良於行、蔡玉志婆婆雙眼失明，所以日常生活大小事都由翁月婆婆料理，有時半夜她們身體不舒服，也得起床餵她們吃藥。

「阮感冒生病了，也是要照顧她們。阮曾經對兩位老菩薩說，不管怎樣，一定會照顧她們到百年！」

仔細看翁婆婆的手指，因為病菌的侵襲，幾乎都已扭曲變形，卻能勝任這麼繁重的工作，實在令人佩服。

「她這雙手是發糕手，但是俐落得很。以前一個被她照顧過的林先生，對她稱讚有加，後來換別人照顧，他還一直要翁月回去呢！」金伯伯說。

院方雖然補助翁婆婆每月三千元的「看護費」，但是翁婆婆大部分都存起來，存到一定數目就捐給慈濟。最近她存了三個月的「看護費」，再

拿出自己一千元的生活費，湊成一萬元捐給慈濟作為希望工程建設基金。

「這裏有得吃、有得住，用不了多少錢，剩下留著暫時也用不到，慈濟需要用錢就捐了。慈濟做事，阮放心。」說著，翁婆婆舉起一隻扭曲的大拇指。

黑暗中的光

七十七歲的蔡玉治婆婆也相當令人讚歎，據金伯伯說，她可以默背兩本加起來兩萬多字的佛經，而她早年就雙眼失明了。

「阮一得這款病就青瞎了，蓮友看阮每天都很憂愁，就鼓勵阮背經，阮說：『怎麼可能，阮不識字，又青瞎！』後來伊跟阮講經。阮聽了覺得很歡喜，就請伊一句一句念給阮聽，阮一天大概背二十句，這本《地藏菩薩本願經》背了三年才背起來。」

住進樂生療養院近一甲子，蔡婆婆就是在一句句虔誠的背經聲中，度過漫長又黑暗的日子。



蔡婆婆的面容對一般人來說並不十分好看，不僅眉毛掉光，臉也好像燙傷初癒般，前排牙齒幾乎掉光，但她那慈祥的神情卻令人有種莫名的感動與歡喜，尤其當笑靨在那胖胖的臉上綻放時。

在院裏，蔡婆婆是大家公認有信用的人，所以大家如果要捐款給慈濟，也會交給她彙整。她請人記下金額，妥當地將錢收藏好，累積到一定的數額，就託慈濟志工送去台北分會。她不僅多次捐款援助希望工程，也經常拄著柺杖到各個病房向院友勸募。

「既是無福的人，上人開了一條菩薩道給咱們走，讓咱們成為一個有用的人，阮就要惜福；阮也發願要為慈濟勸募，遇到人就要跟伊講慈濟的理念。」蔡婆婆笑著說。



棲蓮精舍裏一幅掛在佛像旁的書法寫著：「身是阿羅漢，心若須菩提。」我想這正是院友們的最佳寫照——他們的外貌雖不好看，心靈卻散發出無比的美好！

（撰文·賴麗君）

我不可憐，我還有用

· 生命之歌 ·



二十四年前，脊髓損傷的黃立興，在妻子仰藥自殺後，拖著六歲、四歲的兩名幼兒，無語問蒼天。在社會溫暖的扶持下，如今大兒子當軍官、小兒子就讀醫學院研究所；他說，力量不夠的時候，坦然接受他人的關懷並不丟臉，但要常懷感恩心，並思回報。

「把眼淚擦乾，睜開眼睛看看：你——不是天底下最可憐的人。」
 「你還有一雙手、還有眼睛、還有頭腦，你決不是最可憐的人。」

一九七八年，三十二歲的黃立興，在妻子仰藥自殺後，拖著六歲、四歲的兩名幼兒，無語問蒼天；因為脊髓損傷，他是一個以輪椅代步的



殘障者。

「在我面臨絕境的時候，慈濟適時給我幫助。」黃立興說：「尤其證嚴法師告訴我，我不是天底下最可憐的人。二十幾年來，這句話陪我度過層層難關，也是我生存下去最大的鼓勵和力量來源。」

如今黃家的兩個兒子已臻成人。老大黃基鴻陸軍官校畢業後，在金門當軍官；老二黃玉棋就讀台北醫學院研究所。

「他們是慈濟撫養長大的孩子，若學有所成，自當回饋社會。尤其是老二，將來會回到自己的『家』——慈濟醫院服務。」

怎奈晴天起霹靂

黃立興，花蓮縣壽豐鄉人，原本是個卡車司機，受僱於林場載運木材；有位賢慧的太太、兩個可愛的兒子，是一個小康又幸福的家庭。

一九七四年，黃立興在一場意外中受傷，因為醫療不當，導致下半身癱瘓。那年他二十八歲，小兒子才十個月大。

那一場意外是，林場的木材要吊到車上，黃立興突然發現木材沒夾

緊，掉下來會砸死人。他慌忙中跳車逃生，不料卻失去平衡，重重跌了一跤……

他傷到「腰骨」，送到醫院。醫師說要開刀，但親友七嘴八舌出主意，鄉下人醫學知識不夠，結果決定不開刀；養父請了個「接骨師」來治療，推拿之後，交代他要安靜躺著不能動。

結果，不但沒治好，還躺出一身的褥瘡。

一個多月後，家人看看不行了，把他送到台北。醫師說：「好可惜，你這是脊髓損傷中最輕微的一種，只是神經受到壓迫，當時若開刀解除壓迫就沒事了。如今神經已壞死，開不開刀都一樣沒用了。」

因為褥瘡感染，高燒不退，已準備送回花蓮「辦後事」。後來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在某外科醫院接受治療並植皮，終於檢回一條命，坐著輪椅回家了。

經過輾轉就醫，林場老闆給的慰問金、保險的理賠以及家中積蓄，都花用一空。

出院時，醫師告訴他：給自己兩年的時間，也許會有奇蹟出現。

他抱著滿腔希望回來，努力做復健，心態也很樂觀。



兩年過去了，癱瘓的下肢仍然毫無進步。

「我絕望、沮喪、自卑，不敢出來見人，甚至把門窗釘死，不想看到世界上任何一個人。」

他想盡辦法尋死，太太屢勸無效，只好求助生命線。生命線義工陳先生前後來了七次，隔著玻璃窗對他進行輔導。

最後一次，他站在窗外，淋著雨說：「我已經來第七次了，你就讓我進去，跟你談一談嘛！」

他感動了，把門打開。陳先生說：「你痛苦，太太、家人比你更痛苦，何必呢！」

於是，他開始「裝出一根快樂的樣子，希望家人疏於防範，他還要另尋機會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句話，受用一生

日子愈過愈艱難，黃太太說：「你在家帶孩子，我去工作賺錢養家。」惟謀職不易，最後她到南部從事理髮工作，按月寄錢回家。

日子又過了兩年，一九七八年中元節前，太太從屏東打電話回來說，過節的東西她會買回家，還告訴即將上小學的大兒子：「媽媽回來給你買漂亮的鉛筆盒和書桌。」

不料第二天，噩耗傳來，太太喝農藥自殺身亡了。

宛如晴天霹靂，黃立興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半個月前太太才回家，臨走還把一條四錢重的小金鍊留給他說：「你放在身邊，若有急用，向人周轉個幾百塊錢也方便些。」言猶在耳，伊人卻已魂歸離恨天了。

更不堪的是，他無法前去料理後事，只有大舅子帶著兩個小孩趕去，就地火化，帶回來一鏗骨灰。

真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窘困的黃家連喪葬費都成問題。當地的報紙刊載了這個消息，呼籲善心人士伸出援手。

當時，才成立十二年、以救苦救難為宗旨的「慈濟功德會」聞訊，即刻派志工去訪查。

據當年訪查黃家的志工林碧玉說：「那天正是中元普度，開車前往，沿途家家戶戶正設供祭拜，憑添幾許淒冷、荒涼的氣氛。」

眼看殘障的黃先生、不解事的兩個幼兒、淒苦的親友，志工們當下



掏出奠儀相助，並呈報本會。慈濟於是將之列為長期照顧戶，每月濟助「兩斗白米」及現金「一千五百元」。

第一次要到靜思精舍領濟助金時，黃立興難過得踏不出大門。好心的房東老伯作主叫了計程車，好說歹說，把他們父子三人哄上了車，陪著一同去。

到了精舍，見到證嚴法師，黃立興只是流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其實，法師看了，也不需要我說什麼。」黃立興回憶道：「法師拍拍我的肩頭，慈祥地說：『把眼淚擦乾，睜開眼睛看看，你——不是天底下最可憐的人。』」

「我該怎麼辦？我完了！」他無助而頹喪地凝望著法師。

法師說：「你還有手、還有眼睛、還有頭腦，還很有用；沒有用的人才是最可憐的，不是嗎？振作些，兩個孩子還需要你呀！」

「當時好像一道靈光突然閃現，對呀！我還有手、還有眼睛、還有頭腦，為什麼我每天都在自怨自艾，說我要死了、我想死了？」

賣力工作的「拚命三郎」

重新點燃生命的火種，黃立興決定要和命運搏鬥。

首先他要學習一技之長，以求自力更生。

他到台東一位神父辦的職訓中心去學裁縫，但一天十個小時的密集訓練，使他褥瘡再犯，只得住院、植皮。

出院後，朋友湊錢給他改裝了一輛三輪摩托車，開始學做小生意。

他賣過玩具、汽球、魷魚……然而不但沒賺到錢，還賠上健康，三番兩次因嚴重褥瘡住院，少則八、九個月，亦有達一年四個月之久。

後來，黃立興把就讀小學的孩子放在家裏，獨自到台北賣獎券，租了一角走廊暫時棲身。

「我做過的工作中，最認真、最辛苦、壓力最大的，就是賣獎券。」他說：「十天一期，一期批一百張，如果賣不完，就變廢紙。」

為了時限的壓力，他常常二十四小時「營業」。

有一次，連續下雨，他無法外出，休息了幾天，心急如焚。勉強出去，淋了雨回來，就感冒發燒，不得已，又再休息。

開獎前，他「抓狂」了，不眠不休地工作，三天三夜沒有闔眼，眼



睛不但紅了，還腫了。

開獎當天凌晨，在南崁加油站，一位開著進口車的時髦小姐看了他，問道：「你幾天沒睡了？獎券賣不完是不是？」

他黯然地算了一下：七十二小時了，四萬元的獎券，才賣掉兩千多元。

那位小姐把皮包打開，取了四疊嶄新的鈔票說：「我全買了，你趕快回去睡覺吧！」

「接過錢，我當場哭了出來。」黃立興說：「以後我變得更勇敢，因為我知道，世間還有很多溫暖的人，他們支持我；我隨時都準備接受逆境的挑戰。」

「大家樂」風行，獎券亭辦。他回到家鄉，發現兩個孩子「完蛋」了，渾身髒兮兮，粗野得不像話。「想想也真可憐，十來歲的孩子要這樣自生自滅！」

他不再外出，把家搬到花蓮市，去找家庭代工，以便照顧孩子。

做得比較久的是大理石加工，從三天磨一百個，到一天磨七百個；從生手做到熟手，他鼓勵自己每天要突破、突破。

「拼命三郎」式的工作態度，使他褥瘡不斷。他說：「做事情我很『貪』，因為我實在窮怕了。」

甚至明知知道褥瘡又來了，他也捨不得不做事，「等瘡口大一點再說吧！」

勤奮到近乎瘋狂，他完全把自己置之度外了。

辛苦，未嘗不是好事

「這輩子，我活得好辛苦，但也未嘗不是件好事。」

他學會精打細算，每個月把生活費控制在五百元內，鹽巴、衛生紙一天用多少，都要仔細地計算；有鄰居送青菜，才有餘錢買點魚、肉。房東可憐他，連每個月兩百元的房租也免了。

因為營養不良，孩子身體瘦小，抵抗力弱，經常生病，當地醫師知道他的困境，也不收醫藥費。

「記得太太剛過世不久，有一次孩子生病了，我用長布條把老二綁在肚子上，老大協助推輪椅，要去看醫師，走到一個斜坡上，突然輪椅向



後翻倒了……」

「父子三人疊在一起，哭成一團；三更半夜的，呼救無門，掙扎了一個多小時，才爬起來。」

過年過節，鄰人會把一些好吃的東西給小孩吃，孩子不懂事，貪吃拉肚子，往往就把爸爸折騰得半死。

孩子拉肚子，黃立興得先生火燒熱水，把小孩抱去洗澡，然後洗床單、洗被套、洗衣服。洗衣板就架在輪椅上，所以他身上也沒有一處是乾的。

「冬天洗一堆衣服下來，凍得全身抽筋，有時要抽個三、四回。」

在最痛苦難過的時候，他都用證嚴法師的話來激勵自己：「我不可憐，因為我還有用，我還會帶孩子去看病，我還能為他們煮飯、洗衣服……」

黃立興父兼母職，為了孩子成器，他管教的方法是很嚴厲的。

老大黃基鴻的手背就有被爸爸「剝」的疤痕。

「他小時候偷東西，三番兩次告誡不聽，於是警告他，再偷就把手剝掉。」黃立興說：「他下次再偷時，我真磨了一把利刀，狠狠舉起，

輕輕地「剝」下，皮開肉綻，縫了四針，以後他就再也不敢偷了。」

孩子上了國中，有一年他因褥瘡住院，孩子放學後就在外遊蕩，猛打電動玩具，功課一落千丈，被編入「放牛班」。黃立興出院後，大驚失色，再三與孩子溝通、懇談，總算又把孩子送上正軌。

老二黃玉麒說：「從小，爸爸就告訴我們，長大後要回饋社會，如果不能做個有用的人，起碼要做個『無害』的人，不能成為社會敗類。」

不是最可憐的人

錢不是萬能，但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

黃立興對「錢」有深刻的體認。曾經為了小孩生病要買藥，向街上一家雜貨店開口借一百元，結果不但錢沒借到，還換來一句：你還得起嗎？

「我們活下去，不只是經濟上的問題，心智上、精神上，都要有相當的『裝備』，才不會被擊倒。」黃立興說：「我一再地突破自己，訓練自己不難過、不記恨。」



有時候，騎車在外，被撞倒，肇事者跑掉，旁觀者無動於衷，圍觀看熱鬧卻沒人動手幫他，他在地面上爬、滾、哀求，有人丟下一句：「可憐啊！」就走了。

證嚴法師說：「慈悲要付諸行動」，黃立興有深深的感受。

一次又一次，黃立興嘗盡了人情冷漠，卻也體驗到社會的許多溫暖，並在慈濟志工每三個月定期的複查及鼓勵中，重拾對自己及社會的信心。

碰到困難，他想：「一定有人碰到的困難比我更大。」

碰到挫折，他想：「一定有人碰到的挫折比我更深。」

碰到羞辱，他想：「一定有人碰到的羞辱比我更不堪。」

碰到傷害，他想：「一定有人碰到的傷害比我更無情。」

「這一點點困難、挫折、羞辱、傷害，算什麼？我不是最可憐的人，一定有人比我更可憐。因為，我還可以面對各種挑戰。」

黃立興說：「一生中能得到一句話，給你力量，就受用不完。二十多年來，在任何場合，我都告訴人家：我會那麼勇敢地活下去，就因為證嚴法師給我的一句話：你，不可憐。」

慈濟的援助，整整持續了十七年。

接受幫助，黃立興的看法是：無論怎樣苦，也要活下去。他告訴孩子：社會是溫暖的，自己力量不夠的時候，坦然接受他人的關懷並不丟臉，但要常懷感恩心，並思回報。

「我堅強地活下來，教養孩子長大，若自己不能報答，就交給下一代去報答。」

辛苦的一路行來，黃家已步上坦途。黃玉錕選擇醫科，希望將來到慈濟醫院服務，盡己力回饋社會。爸爸叮嚀他：「好好念，要念出一流的水準來，因為慈濟醫院是一流的醫院。」

黃玉錕說：「從小就受到慈濟的照顧，慈濟的叔叔阿姨親如家人，我們一直沒有被施捨的感覺。」

這分平等、尊重的體認，讓他們父子銘感於心，也讓基鴻、玉錕兩兄弟從小立志：有朝一日，也要以如是心、如是行，去對待別人。

「沒有哭過的長夜，不足以語人生。」走過孤寂、告別苦澀，黃立興用他堅毅、強韌的生命，圓成他的人生。



· 生命之歌 ·



單翼輕航機

以前覺得，多活一天就賺一天；可是現在，我要把一天當兩天用，因為時間過得很快！我鼓勵其他病患，我們要把病苦的經驗當作寶藏，甚至是可以饋贈的禮物。

——林忠明

六年前的忠明

那天踏入病房時，見到一位八十一歲的阿嬤，兒子在一旁照顧著。

阿嬤說自己年輕時，為撫養子女而打拚工作，到他們各自成家後，本以為年歲大了可以享幾年清福，想不到兩年前二兒子、兒媳相繼往生，留下三個失怙失恃的孩子；現在她要養育三個失去父母

的孫子……

這時，一位頭髮掉光，並且少了一隻手臂的孩子走過來說：「阿婆！緣盡了，我們要祝福他們才對。您那麼傷心，他們若知道也會難過！」若不是親耳聽到，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句話是出自一位年僅十一歲的孩子口中。

疤痕記號

忠明讀國小六年級，長得眉清目秀，臉上總是帶著微笑；他生長在單親家庭，與奶奶、爸爸和哥哥、姊姊相依為命。

忠明膝蓋上有一大片明顯的傷痕，他告訴我這是一歲多時，被開水燙到所造成的，當時比他兩歲的哥哥爲了抱他，也被燙傷了。

想像力豐富的忠明說：「你看這傷疤的圖案像什麼？」我根本看不出個所以然來，但他解釋給我聽——這一處看來像「日」，另處看來像「月」，拼起來是「明」，也就是我的名字；有了這樣的記號，走失了才不會找不到。

當下聽了，我心中無限疼惜——孩子，你的特徵、記號已經很醒目了。



據忠明的爸爸說，孩子三年前病發時只是手掌腫起來，當時就在鄉下的醫院開刀，前後總共開了四次；那時候還沒有健保，醫藥費花掉了家中所有積蓄，他也無法安心工作。

一九九六年三月，忠明轉到花蓮慈濟醫院開第五次刀，這次是將整隻左手齊肩切除。

當醫師告訴忠明，患部已全部切除，但仍須回醫院追蹤檢查，且做化學治療時，頭髮會逐漸掉光。忠明竟說：「頭髮掉了沒關係，『心』不要掉了就好。」

撫著忠明的手，他反用力緊緊地握住我，問我會不會痛：「雖然我少了一隻手，但我把兩隻手的力量都集中在這隻手上，做起事來並沒有不方便的地方。相對地，如果有一隻手而不做事，整天遊手好閒，那跟殘廢又有什麼不同？」

淚不輕彈

忠明不但有智慧而且很細心。一個下午，志工們煮了約兩百多份鹹稀飯送到病房，我端了一份給忠明，他接過稀飯同時跟我說：「可不可以也送一份給爸爸？」真是一位孝順的孩子。

忠明每星期都須做化療，每當點滴滴完，再換第二瓶時，護士小姐告訴他：「待會兒要做化療了，可不能再躲起來。」他跟護士小姐討價還價：「可不可以晚半小時？請護士姊姊十二點半再來。」看得出来這孩子想逃避，即使只是半小時也好。然而長期病痛，除了接受又能如何？我告訴他，如果很痛、心情低落時，儘管放聲哭出來，如果有太多人打擾，感到很煩，就請他們暫時出去，不必顧慮太多而壓抑自己的情緒。

忠明卻表示：「我從來不哭，只有在手腫得跟頭一樣大、脖子不能伸直，並且頭痛、脖子痠的時候才會流淚。我怕哭出聲來，爸爸會傷心。」他還說以後要發明機器手，只要大腦發出訊號，就可以跟常人一樣發揮功能，這樣就可以幫助沒有手的人了。

這個本應天真燦爛享受童年、卻長期在醫院與病魔搏鬥的孩子，給我很大的啓示——自己年紀已近半百，中古的身體雖偶有痠痛，但四肢健全，卻仍不免怨天尤人。想到此不禁深感慚愧。

（撰文·張舜華·一九九六年）



十七歲的徽章

細長的眼睛，是這張清瘦臉孔最生動的表情；薄細而上揚的嘴角，教人見了也想回應他一個微笑。

罹患橫紋肌腫瘤，自左肩以下截肢的林忠明，儘管身軀顯得單薄、不對稱，但在停止漫長而艱辛的化學治療之後，頭髮、眉毛一改過去的淡稀。如今，十七歲的他幾天就要刮一次鬍子，煥發著少年英氣。

抗癌勇士

自從一九九九年十月大愛電視台大愛劇場「單翼的輕航機」播出後，忠明勇敢抗癌的歷程，儼然成為最佳的勵志影集；單手騎乘腳踏車的瀟灑身影，教人印象深刻。

拍片當時還只是個國三學生的忠明，今年十七歲了！病情控制穩定，就讀高職夜間部二年級的他，身高一百七十四公分，相較於六年前那個正在花蓮慈濟醫院等待截肢，手臂腫脹、身材羸弱的小朋友，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忠明小學四年級時，一次祖母幫他洗澡，發現了他左手臂上的腫瘤。醫師的診斷提早結束了他快樂的童年，兩年內看過苗栗的大小醫院，一個月醫療費用高達六、七萬元，父親散盡家產，他左手臂上的腫瘤仍兀自壯大，重達十二公斤，經常造成血管破裂噴出血來。

「當初慈濟也不知怎麼問的，問到我家來。」忠明的爸爸記憶猶新說：「慈濟志工看到一個聰明可愛的孩子變成這樣，都哭了！那時，我已沒有辦法負擔醫療費用，忠明自己也放棄了，看能活多久算多久吧！」

也差不多到了醫師預估的兩年存活期，那一年家住通霄的忠明參加慈濟大甲聯絡處舉辦的歲末聯歡，活動尚未結束，他左臂的腫瘤突然噴出血柱。

正當大家焦急地準備將他送醫，忠明卻說：「不用了！衛生紙壓一下子就好。」

「與其放棄，不如讓忠明到花蓮慈濟醫院試試。」這個提議，讓忠明的人生從此不同。

「到了慈濟醫院，我覺得有一絲生機——連螞蟻都要生命啊！雖然去掉一條手臂，可是生命還在，可以做很多事。」截肢後的忠明滿懷感恩



地說。

「截肢前，證嚴法師鼓勵我多發願。我本來發願要當慈濟會員，他說：『怎麼發那麼小的願！』後來我就改成要當一位慈濟委員！」忠明回想起來，還不禁為當年自己的「小氣」感到好笑。

現在親友透過忠明捐款給慈濟，他每個月收齊登錄之後，再將勸募本交給通霄鎮上的慈濟委員；可以說一步一步接近他的目標。

從病中萃取的寶藏

受到志工顏惠美的影響，忠明在慈院住院期間，也常到病房安慰病人和家屬。

「平常都是別人照顧我，我也希望自己可以照顧別人。以前，我不知道當志工心裏會這麼舒坦！」剛到花蓮慈濟醫院時，忠明實在不解：為何有人願意犧牲時間到醫院服務？

「當志工也會上癮，不做才會瘋掉呢！」忠明無法說清楚那種滋味，不過他強調：「反正當志工，感受很深刻就是了！」

「以前，我對『醫院』好恨好恨，每次一聽到『去醫院』就懶得動。我怨恨為什麼疾病找上我？讓我的生命一片空白！」忠明反芻這一路走來的滋味，平靜地說：「可是，我後來很愛、很愛醫院這個地方，覺得醫院存在著無限的愛，總是讓我很想去。」

那天，忠明走進蕭弘恩的病房。十三歲的小女孩弘恩也是左手臂長橫紋肌腫瘤，所幸及早發現，毋須截肢，正接受化學治療。

「看到本人比較帥。」弘恩對忠明說。

「謝謝，我一年四季都很帥。」忠明的幽默一向不打草稿。

看到忠明只有一隻手，卻依然活得很快樂，弘恩對自己的病情更有信心。她送給忠明一枚雞蛋石，象徵友誼的開始，並相約等她出院後，要一起到淡水看夕陽。

「珍惜現在。我們所擁有的，是別人不曾擁有過的。」忠明說。

「我生這種病，我有這種經驗，別人沒有這種經驗，我可以告訴他們。」弘恩跟忠明一樣，他們要把從病苦中萃取的經驗當作寶藏，甚至是可以饋贈的禮物。

「只要我有一口氣在，就想多多幫助別人。」忠明有點不好意思地笑



說：「大概是良心發現吧！知道凡是吃、穿樣樣都得自他人，所以應該為別人多付出。」

萬能的右手

除了利用假期回花蓮靜思精舍或到醫院當志工，忠明也應邀到慈濟援建的「希望工程」校園做分享。

「只有一隻手，怎麼辦？」是很多小朋友不解的地方。雖然錄影帶中的忠明自行穿衣、吃飯、掃地、端茶、縫補衣褲，都不成問題，但現場看忠明示範穿衣、繫鞋帶等動作之後，小朋友才恍然大悟——原來忠明不同於常人的，並不是身體上的缺陷，而是那顆堅韌的心靈——因此對他更加崇拜。

如果單手做事，被一般人視作高難度的事，那麼忠明更有理由驕傲；因為直至目前為止，凡是他想做的事，沒有一件做不到。然而，這其中也經過一段心理調適。

「以前晚上睡覺前，我會想：為什麼別人兩隻手，我卻只有一隻手？

帶著難過睡去，隔天醒來，再繼續想！」忠明也曾抗拒命運的安排，「後來，爸爸安慰我，要不是現在這樣子，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走到人生的盡頭，峰迴路轉，忠明繼續延展他的青春年少。醫師最初判斷忠明只能活兩年，而今過了第八年，忠明樂觀地認為，自己在人生的「生、老、病、死」四書中，已經快走完了「病」這一關了，在經歷這場大病後，生命是格外珍貴。

「我以前覺得，多活一天就賺一天；可是現在，我要把一天當兩天來用，因為時間過得很快！」

不認識忠明的人，也許依然好奇著：這人怎麼少了一隻手？

知道他故事的人，讚歎忠明靠著右手自理生活外，甚至為祖母盛飯、倒茶，也曾挽著寂寞的老人去散步，還雄心壯志地決心在日後以單手打敗哥哥的球技呢！

缺了左手，是忠明身上鮮明的標幟，也是老天賜給他的一枚徽章，表揚他的「勇敢」；至於他「萬能」的右手，應該是上天的「恩典」了！

（撰文·葉文鶯）



爲自己喝采

· 生命之歌 ·



慈濟志工要我去鼓勵一位因車禍而癱瘓的年輕男孩。但是，我不能行動、不能說話，要怎麼鼓勵人？志工說：「你堅強面對生活、歡喜過日子的態度，就是最好的現身說法。」

——吳永喜

我生長在澎湖馬公，從小就夢想飛行。每當機翼呼嘯劃過天際，小的心靈便開始幻想，在駕駛座上操縱的人就是自己。

為實現這個夢想，我極力保護視力；可是，一場無名病來襲，粉碎了我整個夢。那一年，我只有十四歲。

患病、輟學、夢難圓

起初，只是感到右大腿外側肌肉有些僵硬，晨起下床時，兩膝蓋抖動得很厲害。儘管肌肉緊繃，但只要稍加運動就可恢復正常，所以並不在意。

漸漸地，我感到手腳有點不聽使喚，舌頭轉動不太靈活，講話很慢。終於有一天，我和弟弟正準備幫媽媽將牡蠣從海邊扛回家時，突然感到雙腿有如木椿般釘在原地，無法向前移動半步，才警覺到事情的嚴重。

接下來的日子，便一次又一次的治療中度過。只要有人介紹那裏會醫這種病，爸爸媽媽就會不辭辛勞帶我前往求診；然而得到的結果，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沮喪。

我的身體愈來愈乏力，神經、肌肉不由自主地顫抖、抽搐，嚴重時還會產生癲癇症狀、甚至昏迷。有時候在睡夢中癲癇發作，醒來時頭痛欲裂、痛楚難當。

這期間我順利考上高中，可惜只念了一年，就因行動不便，跟不上交通車而被迫輟學。「飛官」遂成了我此生永難圓滿的夢。



「恨」在心中燃燒

俗語說：「久病親疏」，由於我的病需要長期治療觀察，所以必須離開澎湖，借住到台灣的親友家。或許是怕被我「傳染」，或許是怕我們伸手借錢，有些親友不是態度冷漠，便是尋些事情藉機吵鬧一番，從此一刀兩斷，不相往來。

由此我嘗到世間的現實與無情；加上長久病痛的煎熬，內心逐漸堆積起怨恨和憤怒。

恨，有如地獄煉火般燃燒著我，使我白天得不到片刻寧靜，夜裏輾轉難眠、惡夢連連；加上癩癩不定期發作，肌肉不由自主地顫動、搖擺，痛苦日劇一日。

我幾乎沒有一夜能安穩睡到天亮，總是清晨三、四點便在病魔肆虐下驚醒，然後無奈地枯坐床頭直到天明。這分無奈和痛苦，若非親身經歷實難體會箇中滋味。

有時身體狀況稍佳，我就利用中午路上行人稀少的時刻，一個人慢慢移步到海邊的小山丘，靜靜在那裏看著大海，任由風吹日曬。海茫

茫，我的心也茫茫。

栽入刀光劍影的武俠世界

隨著時間的流逝，盤據在心中的恨意與日俱增，個性也變得冷酷。我明白，若不培養一種興趣打發時間來轉移情緒，我終有心力交瘁的一天，甚至發瘋。

於是我學彈吉他，卻因手指僵硬，不久即告放棄。後來表妹向朋友借了幾本武俠小說讓我看，好消磨時光。靈機一動，我興起撰寫武俠小說的念頭，並且立即付諸行動，從此便一頭栽入武俠虛幻的世界中。

在這個虛幻的世界裏我是至尊，我是歷經劫難卻屹立不搖的英雄，要什麼有什麼；由此彌補了我真實生活中的缺憾，心中的恨意也漸漸被隱藏起來。

罹病七年後，一九九一年七月，就讀中央警官學校的弟弟，帶我到台北林口長庚醫院做徹底檢查，檢查結果證實我罹患的是「漸進性肌躍癲癇症」；一種目前只能以藥物控制，而無法根治的疾病。



剎時，我只覺天旋地轉，不明白為何上天如此殘酷無情地對待我？連我最後苟活於世的一點希望都剝奪了。好幾次想就此結束自己的生命，甚至連遺書都寫好了，只是提不起這個勇氣……

在精神極度沮喪和藥物的副作用下，身體整個瘦了一圈；病情每況愈下的結果，只得終日與床為伍。但爸媽並未因此放棄，仍辛勞地照顧和不斷地鼓勵我，使我幾近絕望的心再度恢復些許勇氣。

生命燃起希望

一九九三年底，一個寒風凜凜的黃昏，當我們一家正在用餐時，突然來了幾位不速之客。

我以慣有的冷漠看了眾人一眼，隨即自顧自地低頭吃飯，只依稀聽到他們和父母談論著我的事，而未用心留意；反正這種場面早已司空見慣，我已不在乎了。

「永喜，外面天氣雖然很冷，可是見到你，我們心裏都感到好溫暖！」慈濟志工莊桂桑走到我身邊，以柔和親切的語氣對我說。

我淡淡一笑，身體又是一陣不由自主地顫抖抽搐；志工見狀，急忙伸手將我扶住，眼中流露出心疼和不忍，使我印象深刻。

從此，慈濟志工時常來探望我，並教我念佛。在大家愛心的滋潤和鼓勵下，我的人生再度燃起無窮的希望，甚至希望有一天能奇蹟般好起來。

志工們似乎也看出了這點，所以一有機會，便推薦醫師診視我的病症，期望找出一條治療之道。

一九九五年初，慈濟教師聯誼會成員吳秀英老師遠從台北來到澎湖探望我，當她知道我在撰寫武俠小說時，對我提出建議：「寫武俠小說很好，但是，現在你最需要的是心靈和情緒上的平靜，而武俠小說似乎不太適合。」她建議我研究佛學，並寫下心得。

我反覆思量吳老師的話，深覺有理。人不能老是活在虛幻中，必須面對現實，勇敢走出自己的人生。只是，我該寫些什麼？

正好有位志工請了一部證嚴法師講述的《藥師經》錄音帶給我聽，裏面有許多具啓發性的真人實事，於是我便試著從這方面著手書寫心



得。

重新學握筆

期間，我的手指突然僵硬，顫抖得無法握筆寫字，由於以往也曾有過這種情形發生，短時間內即恢復，所以我以為十天、半個月便會復原。

誰知，我錯了！這次情況不但沒有如預期般復原，且隨著時間日趨嚴重。我才感到著急，忍住疼痛不斷推筆練習，卻毫無幫助。

終於，我再也無法握筆寫出任何字。想到此後再也不能創作、和朋友魚雁往返，心中那分痛苦真是難以言喻！但事實擺在眼前，縱然心有不甘，我也只能默然接受這個無情的事實。

懶散地躺在床上，聽著鬧鐘滴滴答答地走著，雙眼如死魚般望著天花板發呆，思緒早已飛散到遙遠不知名的地方。

依稀間，我想到了證嚴法師講解《藥師經》時提及一個真人實事：一位四肢俱殘的人，以口銜筆作畫。倏地，一抹靈光閃過腦海。是啊！

我只因執著於習慣的握筆方式，所以才無法寫出字來，說不定以另外一種方式握筆就能寫字了。

有了這個想法，我開始嘗試以各種姿勢握筆練習寫字。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終於皇天垂憐，我順利地試出了一個能夠寫字的握筆方式——筆握掌心，五指齊上成握拳狀。

窮則變，變則通，條條大路通羅馬，此路不通，我們可以改走另一條路，縱使要多花些時間和精神才能到達目的地，也是值得的。

魚雁往返鼓勵病友

我把病中的體悟和慈濟志工分享。他們告訴我，一位年輕男孩因車禍癱瘓而自暴自棄，希望我去鼓勵他。

乍聽之下，我有點疑惑：我不能行動、不能說話，怎麼去鼓勵別人呢？志工解釋說，我堅強面對生活、歡喜過日子的態度，就是最好的現身說法了。就這樣，展開了我的「助人」生涯。

我將真切的體會化作對病友的鼓勵——



我不能，你總是對自己這麼說。

一位小兒麻痺患者，他能在又脆又薄的蛋殼上雕出精美的圖案。

他能，你為何說你不能？

雙手雙足俱廢的人，他能用口銜著彩筆畫出傳神的作品。

他能，你為何說你不能？

杏林子從小得了類風濕關節炎，全身關節百分之九十僵硬疼痛。

她能挽筆寫字，你為何說你不能？

我不能，它成了你軟弱逃避的口頭禪。

不，你能。你缺少的只是一分信心、勇氣和毅力。

所以，現在就肯定地對自己說：我能。

立定目標，以信心為盔甲、勇氣為矛、毅力為盾，

邁開腳步，奮力向前衝。

光明人生就在你眼前！

由於肢體不健全，過去我常有自卑、甚至自輕的心態，總是將自己

封閉起來，構築嚴密防線，拒絕和外界溝通、接觸。直到接觸了慈濟志工並且認識了佛法後，我體會到如何突破心理障礙。

我鼓勵和我一樣長期臥病的朋友，要給心靈找個家，有了正確的宗教信仰，心靈就不會空虛、產生前途茫茫之感。還有，切莫怨天尤人，既然事實無法改變，要以平常心來接受，若能力許可，找一份適合自己的工作，一方面可以獨立，也可以打發時間；如果不能，就培養一份正當休閒，充實內涵。最重要的，是要以歡喜心過生活，時間的脚步不會因為同情你飽受折磨而走快一點，何苦自怨自艾、虐待自己？

殘乎？健乎？沒有一定的標準；外在的殘缺並非真正的殘缺，只要我們保持一顆健康、年輕有活力，又無怨無悔的心，一樣能夠擁有健全的人生。

我感謝慈濟志工引導我走出怨恨的死胡同。相信嗎？過去的我從不曾為自己的遭遇掉過一滴眼淚，更別說為他人的不幸落淚。但如今我相信天下還有比我更不幸的人，只要我還有一分能力，就應該努力回饋社



會，所以我每個月量力而為布施，希望為天下苦難眾生奉獻一點點小小心力——即使小如水滴，也希望永不乾涸。

（撰文·吳永喜）

TZU CHI FOUNDATION



· 生命之歌 ·



我去申請慈濟生活補助金，但沒有通過，剛開始很失望；不過，幸好慈濟沒救濟我，否則就養成我的依賴性了！現在，我已經老了，只希望多修些好傘、磨些名刀，才有錢去幫助重建區的孩子蓋學校。

——胡定芳

騎著人家送的破舊紅色機車，車前籃子裏的錄音機播放著招客的錄音帶：「修雨傘、修皮鞋、磨菜刀喔！」這就是胡定芳做生意的行當；只是這樣的廣告詞在「用壞即丟」的現代社會，乍聽不免讓人懷疑：會有生意嗎？

TRU CHU FOUNDATION

修傘爺爺



七十二歲的胡定芳感嘆地說：「這行業畢竟是沒落了，現在雨傘、菜刀便宜得很，誰也不會耐著性子找師傅來修。」

雨天時，胡定芳以修傘為主，好材質的傘收個幾十塊，普通便宜傘收十元、二十元，若是太破舊往往不收費，鼓勵大家惜福、環保；晴天就以磨刀為主，中、永和是磨刀生意最好的地方，那邊工人多，且知道他技術好，固定的老主顧都會等他來。

他對各種服務對象訂有特別的價錢：磨刀別人收一百，他收八十元，老人家、原住民和出家人來磨刀，一律免費。

算一算，胡定芳每個月賺不了幾千塊，要不是里長幫忙辦理低收入戶補助，恐怕難以維持一個家庭。

顛沛、漂流的一生

乍看之下，胡定芳就像個普通的外省籍老人，並不特別引人注意。但聽他說起顛沛的一生，往往令人歎為觀止。

一九五〇年，二十歲的胡定芳隨著政府播遷來台，在公家小單位當

事務生，做著倒茶水、整理環境的工作。兩個月後莫名其妙被資遣，只能拿著公家給的一百零八元新台幣自己討生活去。

「沒想到外面工作這麼難找，生活費又高，沒多久錢就花光了……」於是他背起行李全省流浪，那兒有工作往那兒去。

當時南部在修馬路，他記得曾到屏東林邊鄉去挖石頭，每天挖將近一牛車，換來八塊錢勉強可以吃飽，麻煩的是沒住處，只能找田裏的破草寮將就一下。

「真的苦啊！可是那時我不懂閩南語，又不會講國語，只會說上海話，加上沒有學歷、背景，找不到像樣的工作，也怪不了誰。」

扣除中間被徵召入伍的兩年，二十六歲前的胡定芳都是過著流浪打零工的生活。他不諱言自己只讀到小學五年級，不懂什麼大道理，肚子餓了沒辦法還是會做壞事，大抵是利用賭博的伎倆騙騙小錢混口飯吃。

後來認識一個女孩，他認真考慮成家立業，就和朋友在台北租了一間房子，同時不再賭博騙人，改賣黃牛票維生。但畢竟還是違法的工作，有天跟警察起了衝突，年輕氣盛的他忍不住動了手，結果被抓去



關。這一去幾個月，回來時房子早被租出去，而那位曾讓他想奮發向上的女孩子也離開了。

出獄後一切回到原點，一無所有的胡定芳只好在路旁小吃攤幫忙洗碗，換碗麵吃。每天看著師傅做菜，久了也學會一手廚藝，有天，師傅不做了，麵攤老闆索性讓他掌廚。不過，沒多久老闆決定賣掉麵攤，他又失業了。

磨刀、修鞋、修雨傘

那時胡定芳還不滿二十八歲，空有年輕、氣力，卻無用武之地，接連的挫折與不穩定的生活，讓他灰心又無奈，幾次掙扎著要不要走回頭路……

幸好，後來在萬華看到幾個退伍老兵在賣舊皮鞋，他靈機一動，四處去垃圾桶裏翻檢人家丟掉的鞋子，先清洗一番，然後觀摩鞋匠師傅如何修鞋，再稍加整理就將舊鞋賣出去了。

這個點子讓胡定芳恢復一些信心，至少靠自己雙手賺錢總比做違法

的事好。漸漸地，修鞋技術愈來愈好，靠著學習的天分，他接著學修傘、磨刀。如今一身的好手藝就是那時打下的基礎。

幾年的努力有了成果，胡定芳在中華路租了一間店面，並在一九八四年娶了老婆，三個兒女也陸續誕生，日子過得簡約而穩定。

可惜他的人生似乎總無法平靜太久，突來的變故讓胡定芳一夕間陷入經濟困境，用光多年積蓄，賴以維生的店面也承租不起。「這時我不再是無牽無掛的一個人，還有一大家子要照顧；為了老婆、小孩，不得已只好找以前合夥騙人的朋友商量……」結果還沒開始做壞事，就被警察查獲啦！

因放心不下妻小，胡定芳選擇帶著全家逃亡，成了通緝犯。直到十年前大兒子將滿八歲，必須報戶口才能上小學，想到不能犧牲孩子的前途，他毅然出面自首，幸好遇上特赦減刑，服刑幾個月就出來了。

坐牢期間，多虧有好心的員警，主動幫忙照顧家人，讓他深深感受社會的溫暖，也徹底覺悟了。「至今十年了，我沒有再犯過法或做過任何壞事，以後也絕對不會！」胡定芳誠心地懺悔過往。



天下無難事，只怕懶惰人

或許是年少失學的遺憾，加上壯年時期不明事理曾誤入歧途，讓胡定芳對下一代的教育頗為重視。除了三個孩子功課不錯外，要是發現鄰居有中輟生或逃學的孩子，他都會勸他們回學校，或自掏腰包買參考書、過年發紅包作為鼓勵。

別人眼中的貧民，在九二一地震隔天，捐了一千元給台北市政府，要幫市長「小馬哥」救災。胡定芳說，太大的數目他也拿不出來，一千元得修上四、五十把傘才攢得起來，他盡力就是了。

二〇〇〇年三月，他領到當月台北市政府發的六千元敬老津貼，捏著鈔票到慈濟台北分會一口氣捐了三千六百元，指定給慈濟在重建區「希望工程」學校之用；他還在菩薩前發願，希望可多修些好傘、磨些名刀，湊齊十萬元為孩子蓋學校。

為什麼要捐錢給慈濟？胡定芳說：「因為他們不嫌我臭，不嫌我髒，為我按摩、看病，還訂雜誌給我看，我要報答。」

原來四年前，胡定芳還騎腳踏車到處做生意時，來到台北市忠孝東

路三段附近，胃病發作，瞧見一間醫務所就走進去，「裏面的人告訴我掛號不要錢，我想那有這麼好的地方？原來是慈濟。」

在得知慈濟從事濟貧，胡定芳也試著提出申請，但由於他並不符合慈濟補助標準，所以沒有通過。失望之餘，他反而萌生一股自立自強的動力，於是更加努力做生意。說也奇怪，之後生意漸漸好轉，家人都能溫飽，心中壓力一減輕，連健康狀況也變好了。

「還真感謝當時慈濟沒救濟我，否則恐怕就會養成我的依賴性了！」胡定芳笑著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懶惰人。不要怕吃苦，只要有信心去做就對了！」

做好事不能等

兩年多前，胡定芳看到慈濟台北分會前的愛心傘都破舊了，就蹲在廊下，拿起他生鏽餅乾盒裏裝的針線、鉗子，細心縫好綻了線的傘布，補強斷了的傘骨，從此，順路經過就會停下來看看、整理。

慈濟志工甘緣香說，她第一次看到胡定芳修愛心傘時，就覺得很感



動：「現在還有人修傘嗎？誰不是用壞了就丟呢？」她想起家裏也有幾把脆弱的傘，於是問胡定芳修把傘要多少錢；胡定芳說：「一毛錢不要，如果要錢，我也不會來了。」

甘緣香說，她偷偷用胡家小孩的名義訂了三年份的《經典》雜誌，希望孩子可以學得更多。胡定芳很有骨氣，非得打聽到是誰送的不可，知道甘緣香為他付了三千六百元的雜誌錢，就捐三千六百元給慈濟來還這分情。

「我沒讀多少書，也沒什麼學問，我只能磨刀、修傘募點小錢，幫災區的學校趕快重建起來，讓小孩子有念書的地方。」如果替他考量經濟狀況，勸他量入為出慢慢來，他就會急切地說：「不行啦！我已經老了，身體會愈來愈不好，這是好事不能拖，一個月賺不到，我就兩個月、三個月……總之，我要把握時間做到為止！」

（撰文·梁玉芳、何貞青）

拐腳阿義

· 生命之歌 ·



雖然生活是靠阿母檢壞紙的一點收入和政府的社會福利補助金，但是阮沒子孫，不需要留太多錢，那些災民有子女、家人要養，阮捐一點錢幫助他們，也是應該的。

——吳正義

第一次見到阿義，是在慈濟為社區志工舉行的歲末祝福會上。

當志工將他從車子裏抱出來，我看見他那兩隻瘦得像竹竿的腳，和那像樹枝般扭曲的腳掌與手掌。這樣的他不免引來許多人好奇的眼光，但他一點也不在乎，仍熱情地向大家打招呼，一張嘴就看見參差不齊的



牙齒缺了兩顆大門牙，卻更加顯現他的憨實。

慈濟志工帶動手語時，他比誰都賣力地附和；五十八歲了，仍一派天真。一位志工請他上台表演，他一邊不好意思地說：「阮不會啦！」卻一邊唱起只有他自己才聽得懂的歌，很帶勁地，連脖子上的筋都浮現出來，引來大家一片熱烈掌聲。

天生手腳彎

阿義的樂天開朗吸引我再度去拜訪他。他家位在新店市安康路二段的馬路旁，門一打開，屋內立刻充斥吵雜的車水馬龍聲。阿義就坐在家門口，每天都是這樣坐上一整天，宛如門神般；他的母親剛拾荒回來，身上還留著從外面帶回來的雨珠。

「落雨啦！今天卡早回來！」近八十歲的母親滿頭白髮，身體看來卻很硬朗。「老天可憐阮，不甘乎阮破病，才可以照顧這個囡仔！」六、七年前，阿義就無法行走了，生活起居都由母親照料。

「阮現在每天攏是坐在這裏看電視，陪阮阿母聊天、吃茶。這麼多

年了，伊還是像疼囡仔一樣疼阮！」阿義指著他那頂墨綠色帽子說：「這是伊驚阮冷，買給阮的，真水喔！」說著，臉上流露出無限的驕傲。

吳媽媽說，阿義一生下來，手脚就不自然地彎曲，當時公公一度想把他丟棄，她不忍心，哭著求公公將孩子留下來。「拐腳囡仔也是阮心頭的一塊肉，再怎麼苦也要把伊飼大漢。」

每次親戚鄰居看到阿義，不免指指點點：「父母好手好腳，怎麼會生這個拐腳仔？一定是前世造孽！」「可能是風水不對啦！」「是這個孩子跟房子不合？」……每一句聽在吳媽媽耳裏，都像刺一樣扎進她的心。

阿母的驕傲

往後有好長一段時間，她看到阿義就哭；她哭，阿義也跟著哭。隨著阿義慢慢長大懂事，她才漸漸釋懷。「要認命啊！囡仔是自己留下來的，要歡喜將伊飼大漢！還好這個囡仔細漢就很懂事、很孝順！」



吳媽媽驕傲地說，阿義小時候就會幫她煮飯、洗衣服、檢木材、養豬、養鴨……雖然他只能跪著用膝蓋走路，但是動作比誰都俐落，是她家務上的好幫手。

隨著兄弟姊妹結婚、分家，家裏只留下阿義跟父母相依為命。阿義心想，靠打零工維生也非常久之計，況且父母年邁，應該讓他們享享清福，於是開了一家雜貨店，利用電話來叫貨。

「伊沒讀過書，也會記帳、算錢，很精明咧！」吳媽媽比著大拇指稱讚，阿義則不好意思地說：「沒啥，因為阮平常會看電視，加減有學一點國語和一、二、三、四啦。」

「既然生意不錯，為什麼要關店呢？」聽我這麼問，阿義無奈地說：「後來常常有人來偷東西，賺的都不夠賠，所以才關起來。」

「那些人看阮阿義拐腳，好欺負，才敢這樣三番兩次來偷東西！」吳媽媽氣憤地說，好幾次小偷當場被她捉到，罵也罵了，但是他們還是再犯，「講擺講不聽，實在有夠惡毒！」

雜貨店關了，阿義和父母只好靠著打零工度日。

十年如一日

隨著年紀增長，阿義漸漸失去行動力，最後連用膝蓋走路的功能也喪失了，下半身完全癱瘓，從此生活必須靠人照料；接著吳爸爸又中風，吳媽媽一人要照顧兩個人，日子過得很艱苦。後來，有人將吳家提報給慈濟，才暫時度過難關。

吳爸爸往生後，就只剩下母子倆相依為命。自從阿義無法行走，吳媽媽只好為他包上尿布；如果天氣炎熱，阿義通常不穿褲子，只蓋著一塊布，吳媽媽就在他坐的那張椅子上放塊布，以方便他大小便。

阿義說，剛開始覺得很沒有尊嚴，但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兄弟姊妹攏有家庭要顧，阿母八十幾歲了，已經抱不動阮了，只好按呢！」

此外，因為下半身癱瘓，晚上吳媽媽必須三番兩次幫他翻身或換尿布，數十年來，睡眠就這樣斷斷續續。

阿義無奈地說：「阿母這麼老了，阮沒法度照顧伊，反而還要讓伊照顧阮，實在真見笑！」他曾經想到安養院度過後半生，以減輕母親的負擔，但吳媽媽總是捨不得：「伊去那邊如果過得不好，怎麼辦？除非



阮死了，不然再怎麼艱苦，阮都要照顧伊！」

吳媽媽說，其實她也知道自己無法一直照顧阿義，而且年紀愈來愈大，恐怕將來也需要人家照顧，「將來會怎樣，阮真的不敢想！」吳媽媽說，她現在只想著還好有這個兒子作伴，就很知足了。

美醜存乎心

長期接受慈濟補助的他們，後來聽說慈濟要蓋醫院，就主動要求停濟，希望將這筆錢拿去蓋醫院救助更多人。現在母子倆靠著吳媽媽拾荒的微薄收入及政府的社會福利補助金過活，雖然生活過得很刻苦，但是他們很知足。

「慈濟志工十多年來一直幫助我們，每個月都來關心，最近阮阿義重感冒，好加在有慈濟志工帶伊去看病，不然就慘了！」吳媽媽感激地說。

九二一大地震後，阿義和母親從電視上獲知許多人無家可歸，更將微薄的生活費捐給慈濟作為賑災之用。事實上，他們的生活並不見得比

災民好過，但是阿義說：「阮跟阿母只有兩個人，沒有子女，不需留太多錢，但是那些災民都有子女、家人要養，比我們更需要幫助！」

以前曾經讀過《莊子》的「人間世」、「德充符」，其中描寫諸多殘廢、醜陋、望之不似人形的人物，但是莊子對這些人竟極言其美善。原來在莊子的審美世界裏，「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一個人儘管形貌醜陋，一旦心中充滿美善，就會散發出美好的氣質，讓人想親近。

我想阿義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善良、純真，完全出於母親長久不變的愛所薰陶。談話中，吳媽媽總是滿足地講著自己孩子的優點，從不自艾自憐，也許這就是母愛的偉大，誠如她所說的：「拐腳囡仔也是阮心頭上的一塊肉呀！」

（撰文·賴麗君）



遇見百分之百的美紅

· 生命之歌 ·



樹木、陶土也有畸形或捏不好的時候，也許是上蒼要我走一條不一樣的人生路，讓好手好腳的人知道：連我都可以幫助別人，更何況是健康的人。

—— 廖美紅

寬敞的屏東市復興南路上，日夜車水馬龍，兩旁街道高樓林立。我不知道，美紅就住在這條我常往來的路上，一住就是四十年的時光。

活得漂漂亮亮

還沒走進美紅的房間，遠遠地，就聽見她扯著嗓門與我們打招呼，

外送一串開朗的笑聲；讓人很難想像，她是個必須一輩子躺在床上，重慶小兒麻痺患者。

一間不到四坪大的房間，是美紅的全部生活空間，吃飯、洗澡、洗衣、上廁所，一併在這兒解決。

看到她時，美紅仰著一張如陽光般明亮的笑臉，身體則自頸部以下全部萎縮癱瘓。

十分愛漂亮的美紅，因長期生活在室內，皮膚白皙細緻，一雙修剪得十分好看的指甲塗上紅紅的蔻丹，圓圓的臉淡淡上了粉，並且擦了眼影、口紅。

美紅的外婆說，從沒見過不能走路的人還那麼愛漂亮的。「我不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更要活得漂漂亮亮！」美紅如是說。

美紅十個月大就會走路了，是個健康活潑的孩子；三歲時感染了小兒麻痺……廖媽媽紅著眼眶細說從前：「四十年前，她爸爸一個月賺五百元，帶她去看醫師，一次就花掉五百元，可是無論如何，孩子是我們心頭的一塊肉，再怎麼艱苦，也要把她救回來。」

一次出疹，高燒不退，廖媽媽抱著美紅上醫院求診，醫師看著廖媽



媽懷中的小孩，只對她說：「這種孩子還要救嗎？一支針兩百元喔！」那時廖爸爸一個月賺七百五十元，「就是借錢也要把她救回來。」是父母的愛讓美紅活了下來。

美紅看著邊說邊掉淚的母親，笑著說：「我的眼淚都被媽媽流光了，剩下的就是快樂。」

用想像實現夢想

美紅沒上過學，但在家人及朋友的協助下，讀、寫大致都不成問題。生活在這小小的房間，一顆敞開的心扉卻藉由書報、電話和電視無遠弗屆地延伸。她知道最新流行趨勢，也知道目前熱門話題，但她最愛看「大愛劇場」，許多慈濟訊息她都是從大愛電視得知的。

現在的美紅，很忙。忙著為希望工程的義賣盡一分心力。

「我知道慈濟人還在為九二一地震後校園重建到處奔走，不曉得自己能做什麼，只好將手邊現有的珠珠串成美美的手環，請志工幫忙問看看有沒有喜歡？」

沒想到這些五顏六色的手環大受歡迎，一條一百元，很快就賣光了。美紅的善舉感動了手工藝品店的老闆娘，表示要無限量供應材料。美紅則發下心願：「我要持續做下去，直到慈濟九二一『希望工程』完工那一天。」

很多人笑她自不量力，自己都要人幫助了，還想幫助別人！美紅只輕描淡寫地說：「做我該做的就好！」

她還想簽署器官或大體捐贈，想把這輩子好好地用心過完。下輩子，美紅有個心願：「我要當空中小姐，走遍全世界。」

但是，現在的她，最大的願望，則是想看看海，並且躺在草地上，聽聽風聲、鳥鳴。

也許我們會難過地想，這麼簡單的願望，對她卻是難如登天；可是美紅自有一套釋懷的想法：「我的想像力能帶我遨遊世界呢！」

「雖然別人會覺得我很可憐，可是跟植物人比起來，我不是好太多了嗎？」

一百分的人生



病痛有時來勢洶洶，常讓美紅痛得不知是昏過去或睡著了。

「我一直覺得老天爺很疼我，痛苦的時候，就讓我睡著，醒來一切都好了，所以我也要懂得疼愛別人。」

由於美紅太體貼、太善解了，常會讓家人忘了她的殘障身分。美紅撒嬌似地對媽媽說：「所以有時候我必須找找你們的麻煩，提醒你們，我是需要被照顧的人喔！」

為了不麻煩家人，美紅要求父親在房間內裝設經過特別設計的衛浴設備，將自己的生活起居處理得有條有理；只見她從容地表演刷牙、摺棉被的絕活給我們看，轉身、打開水龍頭、擠牙膏……小小的動作，卻得花費全身力氣才能完成，雖然累得滿身大汗，臉上卻始終保持笑容。

洗臉或洗衣服用過的水，美紅一杯一杯地舀進另一臉盆，用來沖馬桶，一滴也捨不得浪費。美紅說：「我無法像別人一樣做環保，但至少這是我能做到的。」

熱愛手工藝的美紅，獻寶似地拿出兩件親手織的毛衣，一本蒐集簿則貼滿她的紙雕作品，還有三個可愛的日本紙娃娃也是她的創作，「好多都送人或拿去義賣了。」讓人難以想像，一雙萎縮變形的手，是需要

多大的毅力和耐心才能完成這些讓人驚歎的作品啊！

最讓她憤憤不平的是，大家總認為她得這種病，「自卑」是理所當然的，像她這種「健康」的心態，簡直是匪夷所思。

其實小時候，美紅常被嘲弄，一路走來的辛酸，可是點滴在心頭，但美紅清楚：「凡事學會面對，不逃避，才能解決問題。」

美紅不願將自己的遭遇當作是上輩子造業的果報，「樹木、陶土也有畸形或捏不好的時候，上蒼要我走一條不一樣的路，示現給好手好腳的人看，像我這種人都會想幫助人了，何況是健康的人？」

這張人生的成績單，美紅說：「我要拿一百分！」

（撰文·張錦雲）



吃苦才知甜滋味

· 生命之歌 ·



前半生，她自卑、孤獨、恐懼，爲了殘廢沒有作用的身體，覺得生不如死；後半生，她殘缺的身體依舊，不同的是，她的心每天都裝了滿滿的愛……

四十九歲，是她生命中的轉捩點。

前半生，她自卑、孤獨、恐懼，爲了殘廢沒有作用的身體，覺得生不如死；後半生，她殘缺的身體依舊，不同的是她敞開心胸，容納好多好多朋友，家庭主婦、老師、學生、小生意人、公務員、企業家都有……

每天，她的心都裝了滿滿的愛，她已經忘記什麼叫做煩惱、叫做恨了。

費盡周折敲開心門

蔡林美曾經是慈濟的照顧戶。

一九八九年五月，慈濟志工施素英第一次將每月兩千五百元的生活補助金，送到台北市木柵安康平宅給她時，可是費盡一番周折——

在大門外叫了半天，卻沒有回應；經鄰居指點，向社區內市府派駐的社工員借鑰匙打開大門進入。明明聽見房裏有微弱的呻吟聲，叩門叩得手都痠了，蔡林美就是相應不理。

在門外「罰站」說了半個小時的好話，蔡林美才從門縫底下遞出鑰匙。門一打開，一陣惡臭撲鼻而來，施素英傻眼了，蔡林美蜷縮地躺在床上，大小便和用過的衛生紙滿地都是。

施素英收攝起不安的心情，一面動手整理房間，一面和她閒聊。

得知社會局每個月補助蔡林美三千六百元，她花了三千元請一位太太每星期來一次幫她洗澡、打掃、買菜、煮菜。通常那位太太會煮一鍋菜放冰箱裏，蔡林美自己洗米，吃飯時就挖一點菜和米飯放在電鍋裏蒸。



施素英直覺地認為：除了送錢來，還必須關懷她、照顧她。從此，施素英在通用器材公司上完大夜班後，大約是清晨七點多，就順道過來看她，陪她聊天，整理四周環境。

幾次以後，蔡林美對自己那天好久不開門表達了歉意。她說，從她搬來這裏以後，常常有很多人來「看」她，人群來來去去，什麼結果也沒有；看看自己，倒像被關在籠子裏面的動物一樣，任人參觀。想起自己的身世，她能不怨不嘆嗎？

不幸成爲悲劇主角

蔡林美兩歲時得了小兒麻痺，父母揹著她到處求醫，花的錢像流水，也沒有把她治好。

爸媽往生後，照顧她最多的妹妹也嫁人了。四十一歲那年，瑞芳的老家因為興建北迴鐵路被政府徵收，住在木柵的弟弟就把她接來同住。

雖然手脚不大靈活，扶著圓凳子還是可以四處走動，她幫弟弟一家煮飯、打理家庭，處得還算融洽。

到了四十三歲，先是左手愈來愈無力，接著身體的左半邊都僵硬了，然後右邊也慢慢不靈光；什麼事都不能做，只能躺在床上望著天花板發呆。

弟弟夫婦倆都上班，沒辦法照應她。為了不想成為別人的包袱，她要求搬出去，弟弟答應了，另租一屋給她居住。

一九八四年，六三大水災，急驟而下的暴雨，使木柵、景美、南港一帶遭受嚴重水患，蔡林美棲身的那間沒水沒電的房子，經過一夜風雨肆虐，已成危房。

風雨大作的時候，雨水從打開的窗洞潑灑進來，將榻榻米四周都淋濕了；她又冷又濕又餓，風雨中向誰求助去？蔡林美覺得生命真是一場悲劇，不幸自己成了劇中的主角。

三個星期後，弟弟另租了一處讓她安身。鄰居看她可憐，就將她的情形提報給台北市社會局；那已是一九八五年元月的事了。六月，社會局開始對她伸出援手，每月補助一千五百元；十月，調整為三千六百元。一九八八年八月，又安排她住進安康平宅；到此，才有一個較安定的落腳處。



心念一轉，煩惱不見了

「妳有沒有聽過佛法？」了解到蔡林美窘迫的不只是物質，施素英希望更近一步在她孤寂貧乏的心靈中，注入一些溫暖。

隔了一星期，施素英帶來一部全新的收音機，教她如何按開關、怎麼調頻率；還帶來好多證嚴法師的錄音帶，鼓勵她收聽「慈濟世界」廣播。

「人生在這個世間，凡事都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件事的發生，都有他的前因。」歡喜受，業才會快消，煩惱要放下。「當蔡林美聽到證嚴法師這段開示，深深感到受用，她決定不再怨嘆自己的命運，要歡喜接受這一切，把所有煩惱統統放下。

一九八九年八月，社會局將她的救濟金調整到六千元，還請一位義工一週來三次幫她打理一切。

一九九〇年九月，施素英送去當月慈濟的三千元生活補助金時，物質與精神生活逐漸改善的蔡林美，把這筆錢退回去，說：「拿去幫助比我更需要的人吧！」從此她從一位受助者轉變為助人者。

聽廣播說，花蓮慈濟醫院二期大樓還要增添許多設備，蔡林美發願要捐一張病床；一九九一年過完舊曆年，就湊足了一萬五千元。當施素英收到這筆錢時，感動得淚流不止，覺得捧在手上的，簡直比一千五百萬還要沉重。

天天聆聽證嚴法師的開示，每句話都像寶一樣，讓她好生受用、好歡喜。仰視證嚴法師的法照，既慈悲又莊嚴，蔡林美衷心盼望：有一天能拜見她心目中的證嚴法師。

機會來了，五月母親節，證嚴法師為「預約人間淨土」活動，要在台灣大學運動場開示。

那天，陽光和煦，施素英請一位志工負責載蔡林美到台大，再用輪椅推進會場。此時證嚴法師剛好抵達，法師下車走到蔡林美面前，握住她的雙手說：「妳想看師父哦？現在已讓妳看到了。妳要多念佛啊！天氣熱，快到樹下休息，別熱著了。」

蔡林美高興地瞪大了雙眼，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直到聽完開示上了車，仍是興奮得說不出話。為了要和最崇仰的證嚴法師見面，好幾天前她就開始吃素，一直延續到今天。



處處都有愛心人

到了八月，施素英由於忙碌，有一個多月沒去探望蔡林美，再去時她時著實嚇了一跳。

原來社會局派來照顧她的義工，可能家裏忙碌，有一個多星期沒來；蔡林美已經餓了三天沒吃飯了。施素英聽了好憐惜，決定找一位住在附近，有愛心、肯照料蔡林美的志工。

她想到了黃仙女。冬天，她們幫蔡林美換上新床鋪時，黃仙女手腳很俐落，也非常有愛心，而且就住在不遠。黃仙女很快就答應了，先生黃孔明也樂意出一分力量。

黃仙女疼惜蔡林美就像自己的女兒一樣，為她梳頭、剪指甲，不時地對她拍拍撫撫，好促進她身上的血液循環，還用痲子粉搓揉她易出汗的手心，而蔡林美也樂得在她懷裏撒嬌。

抱她上輪椅、下樓梯的工作，後來也習慣由黃孔明擔任，別人做來生疏、手勢不對，蔡林美不舒服，抱的人也累得滿頭大汗。

木工師傅高金融聽施素英描述蔡林美為了怕弄髒床，下半身垂在地

下不敢蓋棉被的情形，立刻為她設計一張有活動抽屜，可置放排洩物的木板床，事後不但肯拿工資，還另外幫蔡林美釘製可以放衣服雜物的櫥櫃，讓她簡單的家更舒適些。

一九九二年九月起，紅心字會派社工員徐小姐每天來照顧蔡林美，大家都誇讚她很用心，服務得很周到；安康社區的社工員李小姐也很注意蔡林美的居家生活和健康，稍有不舒服，就請醫師來為她看病。

有次，經常為她剪頭髮的崇光女中張老師帶一大群學生來，大家搶著要為她剪指甲，結果一個人只分配到一隻指頭；會剪頭髮的人也有小試身手的機會，最後再由老師善後，結果仍是個漂亮的赫本頭。

午後溫暖的陽光透過樹梢，灑在每個人綻放笑容的臉龐上，所有人都陶醉在這愛的氛圍裏了。

天生我材必有用

蔡林美不但走出了黑暗，而且還像座燈塔，指引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人。



曾經有位在情感上受挫折的女孩痛苦得想自殺，施素英帶她去見蔡林美。蔡林美對她說：「妳看我這個樣子不是也很快樂嗎？歡喜過一天，生氣煩惱也是過一天，為什麼不每天歡歡喜喜地過日子？有什麼事是放不下的？」

回家路上，女孩笑得和蔡林美一樣開心。

又有一次，慈濟在陽明醫學院舉辦茶會，蔡林美上台用她的身體對大眾現身說法。茶會末了，有位同學站起來說，聽到蔡林美一個月只須兩千元就能生活，剩下的錢都捐出來幫助別人；比照自己手上的兩千塊錢，卻為了買什麼名牌的球鞋而煩惱，實在感到很慚愧。

那天茶會，好多同學都感動地流淚。

還有慈濟兒童精進班的小朋友，也寫來卡片向他們尊敬的蔡奶奶致意：「心中有愛，才會人見人愛。」

一封署名慮享的小朋友在卡片上引用證嚴法師的話寫道：「這世界上總有比我們悲慘的人，能為別人服務比被服務的人有福；並非有錢就快樂，問心無愧心最安，能夠付出、能助人、救人，最是快樂！」

蔡林美不識字，但她知道小朋友都在衷心為她祝福，她很珍惜地收

藏著這些卡片。

一九九三年底，慈濟發起為尼泊爾水患災民興建愛心屋，在全省各地舉辦「尊重生命，全球齊步走」的愛心義賣活動。

因為六三大水災的慘痛記憶，蔡林美能夠感同身受，她儉儉省省地湊足了五萬元。義賣前一晚，黃仙女來為她洗澡時，她交給她五萬元：「我已留下足夠生活的費用，剩下的布施出去幫助人，我好開心哦！」

黃仙女感動得摟著她哭個不停。

是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蔡林美還會繼續用她這副身體對人家說：「你的苦並不算苦，世界上還有比你更悲慘的人，仍可以活出生命的真義來，仍對社會人群有所貢獻。現身在你面前的蔡林美，就是一個典範。」

讓不快樂的人快樂，讓酣睡的人醒來，讓消沉的人覺悟……蔡林美會一直努力下去。

（撰文·泳思）



我還有 1/3 個身體

· 生命之歌 ·



「如果說頭部、軀幹和腿是構成身體的全部，我現在彷彿只剩下三分之一個身體。」頸部以下癱瘓的阿忠，是脊髓損傷病友的「生命線」，幫助他們重拾生命的勇氣。

「我真想自殺算了！」

電話那端是位四十多歲男子，一次意外造成脊髓損傷，從此癱瘓，儘管經濟無虞，又有體貼的妻子照顧、安慰他，他仍無法接受傷殘的事實，「我以前是多麼飛黃騰達，現在成了廢人，叫我怎麼活下去？」

聽在同是脊髓損傷的阿忠耳裏，每一個脊髓損傷病友的處境，就像

他的不幸重演，同是天涯淪落人啊！他更能深刻體會那令人崩潰的傷痛。

「以前我也曾想自殺，但想想家人以後怎麼辦呢？你忍心讓他們一輩子傷心難過嗎？」阿忠繼續說：「其實我比你更慘，我的妻子、孩子跑了，還要靠人家救濟，我都有勇氣活下去，相信你也可以！」

對方聽了，心頭一震，求生的意志力再度被喚醒——生命是可以用無限的韌性，端看自己怎麼去面对，「阿忠能，我也能！」憑著這個信念，他再度開店做起生意來了。

這只是阿忠接觸的個案之一；在台北縣脊髓損傷協會擔任類似「生命線義工」的他，每天總有接不完的電話，提供病友諮詢、傾聽、鼓勵，不知有多少自我放棄的病友在阿忠的鼓勵下，重新獲得生存勇氣。

母親的眼淚

四十九歲的阿忠，曾經也有好長一段時間，希望自己的生命就此停



擺！

頸部以下完全癱瘓，不僅終生必須靠輪椅代步，連如廁、盥洗都需要看護協助，「身為人最基本的尊嚴都沒有了！」阿忠感嘆地說：「真懷念以前身體健康的日子，要不是那場車禍……」

四年前的一个清晨，阿忠如往常般騎機車去上班，由於天雨路滑，視線不佳，一個煞車不及，迎面撞上一輛卡車，醒來人已躺在醫院。

「醫師說我的頸椎第四節至第五節已經斷掉，要有癱瘓的心理準備。」原本阿忠的身體還能動，手術後頸部以下卻不能動，加上照顧不周，得了嚴重褥瘡，背部一度潰爛得厲害。轉診至其他醫院時，已命在旦夕。

連續在醫院躺了五個多月，失去工作，妻子也帶著孩子離去，阿忠以為這輩子大概完了！他憶起十多年前車禍喪生的二哥，出事地點和他一樣，不禁悲嘆命運捉弄人，幾乎喪失了求生意志。

直到有天，看護忽然高興地大叫：「阿忠！你的腳趾在動！」下半身毫無知覺的他才燃起一點復原的希望。歷經一段時間努力復健，阿忠的手也稍微可以活動了，但其他部位還是像被灌上石膏般動彈不

得。

「其實能復原到現在這個樣子已經是奇蹟了，這多虧醫師及看護的細心照顧。住院期間，看護胡麗雪為了照顧我，每天都忙到半夜一、兩點才回家，而且她知道我經濟有困難，看護費還少收了一萬元，真是個大好人！」

年近八十歲的老母親，為了籌措阿忠的醫療費及生活費，只好繼續在工廠當女工，每天加班到三更半夜，賺取兩萬多元的月薪。

由於阿忠無任何保險，龐大的醫療費讓他連房子都賣了，家產蕩盡卻換不回健康的身體。賣掉房子後，阿忠暫住哥哥家，哥哥酗酒，每天喝得醉醺醺，一發起酒瘋就對阿忠大吼大叫，要他搬走，尤其半夜常常踹他的房門，歇斯底里地狂吼。

不堪哥哥的對待，加上妻小離去的打擊，阿忠常常躲在房裏暗自哭泣、不吃不喝，企圖自生自滅。

是慈愛的母親喚回了他，不管工作多麼辛苦，每天夜裏母親都會來為他蓋被子、為他處理大小便、看看他睡得好不好，讓他既感動又愧疚。



「媽！如果我走了，您就可以不用那麼辛苦了！」母親聽阿忠這麼說，兩行淚撲簌簌掉下來：「您如果走了，阮也活不下去了！阿母再辛苦也沒關係，只要您活得快樂，阿母就歡喜。」

聽到母親這麼說，阿忠也哭了，對自己的自甘墮落慚愧不已。

還有三分之一個身體

阿忠無法自理生活，實在需要人照顧，然而母親日夜工作的所得，光是應付日常開銷、醫療費用，就已捉襟見肘，如何請得起看護？曾在醫院照顧過阿忠的看護胡麗雪，便將他的情形提報給慈濟。

「兩年前剛跟阿忠接觸時，他的手萎縮得很厲害，整個身體一直抖個不停，人看起來也沒什麼精神。現在身體狀況好多了，也很有自信！」在慈濟志工的關心與鼓勵下，阿忠漸漸變得開朗樂觀，走出自怨自艾的灰色世界。

「如果說頭部、軀幹和腿是構成身體的全部，我現在彷彿只剩下三分之一個身體。」阿忠開玩笑說：「頸部以下好像不是自己的，碰觸物體

只有稍微麻麻的感覺，這樣就不怕被人家打了！」

每隔幾分鐘，阿忠就必須將身體撐起來，否則臀部會嚴重麻痺，最可怕的是自主神經失調造成全身性痙攣，「這種感覺就像有幾千根小針不停地扎，一天二十四小時沒有一刻停止；冬天尤其痙攣的厲害，常常睡不著覺。」

「若不是慈濟協助我請看護，我現在可能比以前更慘。」阿忠說，是看護天天為他做復健，身體才漸漸好起來的，「癱瘓的人如果不做復健，整個人會漸漸萎縮掉，像植物人一樣。」

關懷阿忠的同時，志工們也關心他的哥哥。起初，阿忠的哥哥總是怒色相向，甚至粗暴地趕他們出門；但也許是志工們始終和顏悅色，如今看到志工來訪，他會笑著臉說：「進來坐啊！」對阿忠的態度也日漸改善。

近來阿忠的母親身體太差，無法再去工廠上班。有回，志工去拜訪，他的母親剛出院不久，一臉慘白像被抽乾了血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令人難以想像她怎麼可以在工廠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

「這也是沒法度的代誌，不拚老命，生活怎麼過？現在阮不能做了，



以後日子更難過了……」志工安慰她不要擔心，生活有困難，慈濟一定幫忙到底。

因為我了解

目前阿忠仍定期去醫院做復健，由於他是台北縣脊髓損傷協會會員，只要打通電話，協會就會派專車接送，而且只需負擔半額車資，帶來不少便利。

復健時，印尼籍看護員也會陪著去，「Mei很細心，會認真學習醫師怎麼做，然後每天照著醫師的方式為我復健，我的手現在才能保持柔軟。」阿忠對Mei的服務打一百分。

有時Mei也會推著他去跟朋友聚會聊天、唱唱歌，紓解心情。阿忠說，自己還算幸運，受傷至今，許多朋友都還是很關心他、常來陪他。

「我獲得很多人的幫助，也應該回饋社會。」阿忠說，他現在最忙的就是輔導病友，尤其是有輕生念頭的病友。「因為我能想像他們的痛苦！」

意志與軀體是構成生命的全部，有些人不一定可以擁有完整的軀體，他們的生命也許在旁人看起來有殘缺，但是他們旺盛的意志力往往是一般人無法企及的，我所認識的阿忠就是這樣一個人。

（撰文·賴麗君）





鵝媽媽

· 生命之歌 ·



她靠著臀部晃搖、挪移蹲踞的雙腿前行。醫師說，罹患此病少有人可以活過三十歲；但她不僅過了五十歲生日，還不斷鼓勵同在病苦中掙扎的人——永不向命運低頭。

記憶中，鵝是靠著尾椎搖擺走路；每一步，是一種天性與可愛。

而她，靠著臀部晃搖，挪移蹲踞的雙腿前行；每一步，是一分辛苦與堅持。

醫師說，這種病叫做「肌肉萎縮症」，罹患此病少有人可以活過三十歲的，但她已經過了五十歲生日，愛笑、喜歡做家事，還可以在台現身說法，足跡遍至澎湖、金門，甚至遠至日本。

只能匍匐在地

小時候家住台北縣郊的七分寮（現在的七堵），一個叫「友蚋」的偏僻鄉下。由於家中食指浩繁，兩歲的她，就被送給人當養女。

從小，她就很「認分」，明白自己的身分與角色，做家事、打理大小瑣碎事，還要照顧九個弟妹。小學五年級開始，她常感到手軟腳癱，身上也經常跌得青一塊紫一塊，腫脹疼痛。尤其是冬天，上學途中會突然手腳僵凍，佇立在風中，動彈不得。她只得拜託同學趕緊跑回家通知奶奶，來揹她回家。

這期間，曾靠著當中醫師的阿公幫她推拿，或是到山中採草藥吃，以及利用熱水蒸氣暖腿，來減緩肌肉的萎縮程度。

十五、六歲正處於發育階段，急速增加的體重，使得原本已顯軟弱的腳更無力負荷，加上阿公辭世，無醫無藥，漸漸地，她只能走走蹲蹲，蹲蹲停停。

十八歲的那個過年，無論她如何使力、如何掙扎，腳就是不聽使喚；她，再也站不起來了。成長中的生命，總由爬、走，到學習奔跑、



享受跳躍；而她卻是長愈大，愈得學習適應如何蹲行、如何移動，直到接納一切低矮的視野。

「天下大概只有我這樣一個怪人，有腳卻不能用，只能匍匐在地。」這個想法長駐腦海，揮之不散。隨著日昇月落，眼睜睜地看著一寸寸肌肉消逝無形，然後，骨突嶙峋。

站立——難圓的夢

二十六歲那年，她已幾近癱瘓。然而心中那一絲對科技昌明、醫術發達的殘存希望，驅使她進入醫院，苦苦哀求醫師為她截肢、裝設義肢，打算一了平生宿願——環島台灣一周。醫師被她的哀求感動，答應以任何方式，讓她「走」出醫院。

怎知檢查報告粉碎了她的夢，她罹患的是「肌肉萎縮症」，肌肉無復生能力，即使截肢也無法裝置義肢，身體反而會像個陀螺般，只能在定點不斷地旋轉……旋轉。醫師同時宣布，她頂多僅剩兩年生命。

一個單純得只想昂然挺立走路的夢，竟如此難圓。

問世間，生命為何？難道一生只是煮飯、帶小孩？而過著做手工、吃泡麵的生活，如何捱得過往後漫漫的歲月？全身癱瘓一定會拖累家人吧？一堆的問號不斷地湧現，把她僅存的一點生存勇氣，也給磨折殆盡了。

輕生的念頭浮現。

住院一個月，她忍著劇烈的疼痛，把醫院給的鎮定劑全囤積起來，存了一百顆帶回家。

溫溫的春天，未告別任何人，她關了家中所有的窗，吞了藥，又開了瓦斯，然後平靜地躺臥床上，一心期盼就此長睡不醒，以求解脫。怎知昏迷整整兩天後，她悠悠醒來，發覺廚房牆上有三個通氣孔，微微地流入空氣。

當下，她悟得：既然求死不得，就求生吧！

蹲著帶大二十個小孩

養父罹病往生，手足陸續成家立業，家中沒有人能眷顧她。但彷彿「置之死地而後生」，她既不詭苦，也不喊痛，只是安安靜靜地過自己的日子。然後，她學習蹲著走路，並開始重操舊業——幫人帶孩子賺取生



活費，有時一個，有時兩個，最多同時帶三個孩子。

一股強韌的意志力，支撐著她孱弱的雙臂。無論泡牛奶、洗尿布，樣樣都來；其他需要用到腳的部分，諸如抱孩子去看病、帶孩子出門遊逛，則由她母親代勞。

她用長布巾綁在椅頭兩端，造了個搖籃，常是這樣，邊哼唱著「搖仔歌」，一暝一寸地把小孩拉拔長大。奇怪的是，這些孩子不頂愛吵鬧，也不黏著人要抱抱，初學走路的他們，還會學著奶媽蹲行，「我在前頭走，他們在後頭跟，一個跟一個，好像母雞帶小雞……」

一直到四十歲，她已帶大了二十個小孩，如今最年長的，已是三十歲的有為青年。

學習分享與愛

決定活下去的她，在經濟上、生活上已然獨立，只是心靈蒙塵的糾結，未曾解開。

一九八八年，是她生命的轉捩點。因就醫而結識的護理長徐老師，

將她的情況轉介給「伊甸殘障基金會」，負責人劉俠女士立即派人過來探望她，並鼓勵她走出戶外，曬曬陽光，結識朋友。

原本自慚的她，鼓起勇氣戰戰兢兢地踏出第一步。每個星期日，都有人接送她去參加聚會。見到許多缺手少腳、顏面傷殘的朋友，她才明瞭：原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難題需要面對，只是苦境不同——有的人身苦，有的人心苦；有的人為生活苦，有的人為情苦……

人無法自由選擇苦境，但至少面對苦境的態度，是可以抉擇與改變的。她認真的交朋友，付出真心，摒棄自憐，學習分享與愛。

伊甸基金會受美國一所「肌萎症」研究機構補助，每年編列有一百五十萬元的旅遊費用，供作殘障朋友至各地遊覽，活動名稱是：「愛，就是陪著你成長」。因而，她的足跡遍及澎湖、金門、小人國、科學博物館，甚至漂洋過海到日本。

一九八九年，她體力日衰，手脚不聽使喚，而且經濟上陷入困難。慈濟台北分會接獲伊甸基金會的提報，志工一行即刻前往探望。在經過評估了解後，開始補助她生活費，讓她不再為生活著落而憂心忡忡。



生活是項大工程

感恩心懷，一點即通。

「其實，自己蠻幸運的，至少還可以獨立料理日常生活，不用拖累家人；看著醫院中罹患『肌萎症』的患者，一個接著一個離開，而我卻還能自由地呼吸……」

為證明「殘而不廢」，她活得更獨立、更堅強。寧可花上無數的精力與心神，也要將家中打理得塵灰無染。

拿擦地板來講，別人做來輕輕鬆鬆，只須花數十分鐘就可完成的家事，她卻得用上兩、三個小時，做做停停，停停做做。三餐則是託鄰人上市場之際，順便替她買回來，自己烹煮、調理。

她的手僅能舉高至耳際，所以家中所有東西都是依地放置，包括電話、瓦斯爐、砧板、菜刀與食物；而洗澡對她而言，更是一項浩大工程——擦臉時，她以頭就手，俯首以臉在毛巾上左右擺動，一次下來得磨菇掉三、四小時，且體力盡失。

有次，她的頭還栽入水盆中，浸水十多個小時，因無力爬起而差點喪命。每個小動作、每件小事情對她而言，都是考驗與困難，而且得隨

時在生死邊緣掙扎。但，她從不以為苦，反而歡喜能以乾淨的外表與明亮的一切，來迎接每一天。

有能力付出是福報

一九九四年冬，她因背部長瘤入院開刀，卻因沒有力量爬上病床，只得睡了兩個多星期的下鋪木板床（家屬休息處），面對巡房醫師與護士不解的詢問，她還俏皮地回答：「下鋪比上鋪便宜呀！」直到出院，除了主治醫師，沒有人知道她無法站起來走路。

基隆慈濟志工高秀鳳、沈碧花與陳甜三人前往探望，意外發現她因患糖尿病而傷口久未癒合，需要有人協助敷藥。

因而，每隔三兩天，志工們就會過來幫她擦藥、消毒傷口，甚至幫她擦澡；在知道她手術後體力衰弱，常被門檻絆倒，即找人來鋸掉木板條；而有幾天停水，大家也趕緊裝好幾桶水過來。

緣起緣聚，一夥人倒成為好朋友，偶爾小聚歡談，遇心情鬱悶時則相互打電話，傾訴心中無限事。「他們給了我最需要的關懷與愛，溫暖



我孤寂的心，我真的很感激。」她說。

在慈濟的活動中，她上台現身說法，期勉同在悲苦中掙扎的人——永不向命運低頭！在慈濟人的安排與載送下，她也去探訪一位口腔癌的病患，鼓勵他勇敢向前走。

她覺得一切命運、遭遇都是「自己欠自己的」，因此能不怨自艾，而活得如此坦然與堅強。現在的她，非常珍惜擁有的一切，並深刻體會「以前付出時，會要求回饋，現在才懂得，有能力付出代表著健康與福報。」

（撰文·陳玉芳）

TZU CHI FOUNDATION